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飞回的孔雀 袁昌英

杨静远
编选

天性热情开朗活泼豪放，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渴求，生活在一个东西方文化初次交接碰撞的时代，广泛接触和汲取西方文化思潮的精髓，使她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意识的新女性。

漫 忆 女 作 家 丛 书



K825.6=73/4

飞回的孔雀 袁昌英

天性热情开朗活泼豪放，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渴求，生活在一个东西方文化初次交接碰撞的时代，广泛接触和汲取西方文化思潮的精髓，使她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现代意识的新女性。



P8444/0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8336

杨静远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回的孔雀——袁昌英/杨静远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漫忆女作家丛书)

ISBN 7-02-003420-9

I. 飞… II. 杨… III. 袁昌英-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630 号

丛书策划:郭 娟

责任编辑:岳洪治

版式设计:刘小沁

责任校对:岳洪治

责任印制:周小滨

飞回的孔雀——袁昌英

Fei Hui De Kong Gue Yuan Chang Ying

杨静远 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420-9/I·2606

定价 11.80 元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边天

——“漫帆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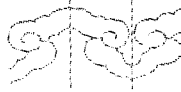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事事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苏雪林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袁昌英,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

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它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





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它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

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美善》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
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
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
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
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
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
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
因为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





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它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目

录

- 1 记袁昌英女士 苏雪林
- 6 挚友袁昌英 苏雪林
- 12 怀念袁昌英教授 章振邦
- 20 怀念母校武大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节选) 张培刚
- 23 昌英老师音容宛在 施应霆
- 27 记珞珈三杰 吴鲁芹
- 35 恩师遗我莎翁情 孙法理
- 43 《欧行日记》中的杨太太 郑振铎
- 52 致杨静远 周如松
- 54 致杨静远 苏雪林
- 56 致俞润泉(摘录) 苏雪林
- 58 癸卯清明为故教授袁昌英先生
扫墓小记 彭明朗 寻霖 俞润泉
- 65 母亲袁昌英 杨静远



- 113 湖南最早的现代女作家袁昌英 俞润泉
118 忆外祖母袁昌英 严 崇
124 回忆伯母袁昌英 杨宜福
130 忆姑爷爷、姑婆婆 袁德香
137 袁昌英教授晚年在醴陵 单先太
143 让庐旧事——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 杨静远
169 袁昌英和莎士比亚 杨静远
175 致杨静远 袁昌雄

附 录 一

- 177 《袁昌英文选》序(节选) 苏雪林
183 袁昌英女士的戏剧 费鑑照
187 作家、学者袁昌英 李 杨

附 录 二

- 200 袁昌英著译年表 杨静远 编撰
208 编后记 杨静远



记袁昌英女士

苏雪林

假如你还没有会过女作家袁昌英女士，我可以在这里给你介绍一下：

短小的身个儿，不苗条也不精悍。说她美，女作家容貌足称者本少，我们又何必诛求；说她不美，一双玲珑的大眼，配着一口洁白如玉的齿牙，笑时嫣然动

三十年代袁昌英(右三)与武大同仁合影



人,给你一种端庄而流丽的感觉。但她的照片却往往不及本人之可爱,可见风韵之为物,原是活的。它好像一首美妙的歌,只能唱在口边,不能写到纸上。难怪古诗人有“意态由来画不成”之说了。

人是聪明而且敏捷,你同她谈话,才说上半句,她便懂得下半句。读书也如此,艰深的意义,曲折的文句,只匆匆看一遍,便会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地给你解释出来。这虽然得力于她平日学问的修养,资质的明敏,似乎占了更多的关系。

口才也很好,上课时口讲指画,精神奕奕,永远不会教学生瞌睡。数年前因了某种便利,我常去偷听她的课。我觉得听好口才的人演讲是一种愉快,同我所经验到的打球,游泳,驰骋自行车的愉快相同。有人以为我好学,谁知我在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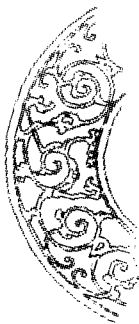
假如你想同她辩论,你一定得不着便宜。辩论愈激烈,她的词锋也愈犀利。你明明觉得那是方的,然而她却会说成圆的。已故诗人徐志摩不曾这样说么:将方的变成圆的,有何难哉,铰去四只角,不就圆了?我们的昌英女士同人辩论的时候,便似乎善于利用这个“铰”字。像我这样口齿钝拙而又不肯服输的人,同她起了言语上的冲突,往往只有面红耳赤,一吵了事。然而十回倒有九回,她先到我的寓所,低声下气地同我讲和。经过她这样“义释”之后,我便不再坚持己见了。她对朋友的忠恳和仁慈,果然值得心折。

据说英国留学生都有点绅士淑女习气。昌英女士同她丈夫杨端六先生都在牛津剑桥受过多年的教育,岂有不成为绅士淑女之理。但据我的观察:端六先生的性格是厚重,宽宏。心思尤其缜密,说话做事,都要经过几番考虑与打算,有一点害处,他都不干,必要时也能接受重大的牺牲,可谓百分之百的经济学家风度。无疑的,他是个“君子”,但他却是一个由四书五经陶冶出来

的“君子”，并不是牛津剑桥式的“尖头曼”。太太呢，那可是一位典型的英国式“淑女”了。听说英国上流社会最讲究礼貌，所以我们的昌英女士礼貌颇为周到，仪容的整饬更为注意，头发梳得一根不乱，衣服熨得平平正正，不容有一丝皱痕。有时候，她似乎想拿仪容之整饬与否判定人品之高下，这就苦了我这个不修边幅的人了。她一看见我，往往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忽然眉头一皱：雪林，你的领钮没有扣拢呢。或者：你穿的这件衣服材料太不行，穿了这样衣服去上课，是有损于你的威仪的。她常不惜送我几件珍贵的衣料，想替我装装门面。我有时也想打起精神，来充个“淑女”试试，无奈自己既未到过牛津剑桥，又洒脱已惯，画虎不成反类犬，何苦。所以我对于她的一番美意，总是辜负的时候多。

夏天，我们为了便利游泳，又讨厌长统袜的拘束，常赤着腿跑 come 跑去。这可害她眉头多打几个结。我又故意同她开玩笑，到别人家穿袜，到她家偏偏不穿。近年她已不再当我的新生活义务纠察员了，大约已感觉孺子之不可教吧。

她虽没有研究家谱学，对于遗传学说也似不感兴趣，但我觉得她门第之见很深。某人品性如此优良，是因为他家世贵，某人习惯如此之好，是因为他出身高，都是她常放在口边的话。在中国，我以为根本没有阶级这回事，亭长，赌徒，叫化子，一朝紫薇照命，还不是俨然真命天子。十载寒窗的寒士，题名金榜，不久便可以成为当朝一品贵人。就勉强说我们也有所谓贵族吧，那也是从下面爬上去的，只要你有能耐，你就爬得上。但不到两三代，便又堕落到原来地位，让别人来爬了。中国固没有像日本和阿比西尼亚一样的二千年一系相传的皇室，也何尝有像欧洲那样的子孙绳绳相继连血统都不与平民混杂的贵族阶级呢？记得十余年前在里昂读书，曾戏言同乡某君的父亲是个乡佬，曾亲担大粪灌园。事为某君所闻，认为奇辱，大兴问罪之师，意气汹汹，欲以老





拳奉敬。幸而他也是个能说不能行的人，否则区区鸡肋，必碎无疑。其实，我说那句话并不是存心毁谤他，我就从没有将担粪这件事当作什么告诉不得人的贱务。寒家世代务农，至祖父才做官。家曾祖少年丧明，贫无以为生，帮人舂米以糊一家之口。其躬亲担粪与否，家乘不载。以意度之，当时既无抽水马桶之类的设备，家贫又雇不起佣人，粪便不自己清出，难道可以让它积存屋里不成？旧读稗史：后唐韩淑妃为明帝所囚，守者索贿不遂，不为通粪。粪积圃中十年成为一丘，土皆五色，生奇花异卉多种，芳馨异常云云。果能如此岂不省了许多事。但韩淑妃乃真仙谪降，才能有此奇迹，而我曾祖父一家大小则无非俗骨凡胎；如学淑妃办法，花香未必可闻，粪臭先不可耐了。所以他之曾亲自担粪，乃势所必然之事，我辈子孙虽欲为之讳亦不可得的。我之直书此事，并非醉心劳动神圣之义，谬托第四阶级以自炫。我觉得从前的人以高门世阀为荣，现在的人以农工大众为尚，我若这样存心，便成了攀附。攀附的对象虽不同，攀附的动机之可耻则一。我虽不肖，尚不至此。所以然者，无非证明我素无所谓阶级观念，并想借此向从前对我发生误会之同乡解释解释罢了，假如他能够读到此文的话。喔，我由袁昌英女士说到自己的曾祖父，由贵族说到大粪，又由大粪而向某同乡补道十年之歉，野马未免跑得太远，再跑下去，不是要跑过喜马拉雅山那头么？况且昌英女士虽与我相交多年，尚不深知我的家世，我现在将祖宗舂米担粪的话柄，一概宣扬出来，岂不累吾友面上无光？又听说英国上流社会谈人体有一定尺寸，粪便之类的字眼，当然更绝口不提，我今于此物偏津津乐道，恐十年老友将对我提出绝交书矣。奈何！还是赶紧自己喝一声“带住”吧。

话归本传，我愿意再来谈谈昌英女士的学问。她留学英法多年，研究希腊神话戏剧与其他文学，都有深湛心得。平日一编在

手，孜孜不倦。每读一书，必提其要而钩其沉，案头卡片不几日便是一叠。我们说她是个女作家无宁说她是个女学者。有人因她实力充足，将她归入陈衡哲，高君珊，方令孺诸女士一型，我亦承认。写作魄力磅礴，气象光明，满含乐观前进气氛，近于理想主义，她秉性原慷慨磊落，富于丈夫气，文亦如其人云。

(原载《宇宙风》半月刊第36期，1937年3月1日)





苏雪林

挚友袁昌英*

民国十七年间，东亚病夫曾孟朴先生在上海开真美善书店，有一个青年作家张若谷，乃震旦大学高材生，精于法文，曾先生也以自修而深通法文，两人遂常来往。若谷怂恿曾先生办一个“女作家专号”，当时女作家并不多，谢冰心、凌叔华、袁昌英的稿子都拉不到。

* 标题为编者所加。

三十年代的袁昌英